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返生香
第十一回 彩菊談心翠姐解意 圍爐促膝楊公拒婚

轉瞬秋涼，為夫人領帖。楊公落葉驚心，更無聊賴，獨約丹初，聽秋聲於書室，輒至午夜乃已。未幾，丹初因事，言欲赴上海一行。主人竟諾其請，利生疑之。直造丹初之室，行裝已具。擷珊等圍問奚事，且詢歸期。利生側視丹初而笑曰：「丹翁之事，乃老人所遣者，汝輩奚事窮問。」此一語，適燭其隱，丹初不禁駭愕。蓋悔公所語，尚無緊要。脫茲事一泄，則小人冒利，在在可慮矣。繼思夜深漏戶，主人與我筆談，彼雖善於竊聽，詎能聞見者，彼特誦我耳。於是束裝明發，越兩旬即返，瑤叔已望之如歲。一日，約丹初入園，謂欲登藏書樓晚眺。丹初意在山亭，瑤叔以周圍多高樹，無可縱目。比及登梯啟扉，覺有煙氣撲鼻。開窗四察，煙蒂狼藉於地。丹初深為勿解。迨探書案抽屜，則雀牌之外，且有磁盆與碟。瑤叔詰問何物。丹初啟示之，中貯玲瓏色子，笑曰：「此所謂愛博勿專矣。然主人惡博，孰敢呼盧於此。詎僕輩耶？」瑤叔驚憶一事，即曰：「決非、決非，然吾儕且談己事，此著徐徐偵察可也。」丹初詰其故，瑤叔蹙眉曰：「王氏重提舊議，將何術以解之，願先生有以教我。」丹初率然曰：「平心論之，四小姐亦足為君偶。」瑤叔蘊怒曰：「吾意勿屬，雖美奚取，先生解人，奈何以此言強聒。」丹初亟辯曰：「吾蓄撮合之意久矣，特主人向無可否。若絕王氏，深虞兩失耳。」瑤叔決然曰：「事果勿借，吾寧終鰥。」曰：「然則當有以報命，但勿知女公子之意若何耳？」瑤叔低首勿答，入夜餐已。潛以紙裹。納丹初手中，及歸啟視，僅一紙條，搓團極縐，上書：「巾為四姊物，何人兒手。姊姊懷疑莫釋矣。」

察其口脛，必為馥馥。丹初恍然，於瑤叔縱酒之故，今頹於啟齒，用此堅丹初信耳。然已與蘭垣，初無友誼，又未便以瑤叔心事，白諸主人，躊躇終日。適遇翠姐於園，持小筠藍彩菊。丹初私喜曰：「得之矣。」佯與攀談，漸及王氏家世，翠姐一二告之，並道四小姐之賢。丹初微笑曰：「聞王公相攸，意在此間宋君，有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此出夫人及大小姐之意。」曰：「甚佳、甚佳。惜宋君志大性執，謂非業成勿娶，設為長者所迫。」語至此遽默。翠姐亟曰：「將若何？先生直言勿隱。」丹初歎曰：「此奚待問。強合詎能永好，此吾數見不鮮者。」翠姐謝曰：「微先生言，幾誤小姐。雖然，穎少爺之意，吾亦知之。得先生言，益信耳。」言已，微笑欲行。丹初止之曰：「婚姻何預人家事，吾乃嘵嘵。翠姐若詣王氏，誠勿言此，吾已深悔多事矣。」翠姐頷首，匆匆而去。丹初目送之，私念主人嘗言，此女開眉解意，搔背喻癢，非尋常婢僕可比。則其既事靜嫻，豈勿知瑤叔心事。吾觀其忠於王氏，詎肯默而勿言者。於是且思且行，不期已至水閣。遂登樓，見瑤叔壓紙於案。上書一笛二大字，墨痕猶濕。丹初笑曰：「吾為君謀滋苦，君乃暇豫若是耶。」瑤叔瞠目勿解。丹初遂述與翠姐所談，至臨別數語，瑤叔亟曰：「使之聞之，尚恐勿速，先生何為阻彼？」丹初大笑曰：「童駭哉。此即趣彼必告耳。」瑤叔搖手曰：「禁聲。利叔聞之奈何。」丹初低語曰：「此事譬之作文，掃盡枝葉，吾將直入本題矣。」言已，指案上紙謂書法絕佳，將何所用？曰：「此樓無額，吾屢擬不得佳者。因借先生笛韻，為此樓生色，且注吾兩人鴻爪耳。」丹初暗曰：「君懷去志耶？」曰：「曩夢勿吉，心滋介介。」語至此，聞梯次履聲，敏甫揭簾而入，謂馥馥來函，附一影片。披髮坦胸，臂項間珠絡累累，吾幾勿識。穎弟曷往一觀。瑤叔從之，丹初亦下。乃瑤叔故遲步履，俟敏甫去遠，返語丹初曰：「吾畢生運命，係於一言，先生姑徐徐勿亟。」丹初曰：「諾。」

自是之後，丹初雖有可言之機，卒未敢遽宣於口，矧時詎年假勿遠。正三少年試驗期中，瑤叔磨礪以需，冀得名登首選。脫主人勿許，則願乖氣結，復烏能專精其業。於是因循延擱，直至夫人忌晨。是日延僧禮懺，復設喻伽噐口，鼓鍾聒耳，梵語淒清。楊公倦懷舊事，觸目興悲，移臥廳西書室。天陰欲雪，入夜尤寒，乃與丹初圍爐，清談小酌。丹初或述舊聞，或談狐鬼，以娛主人。楊公掀髯而笑。已而出梅公來書，中述雁蕩山水之奇妙，幾隔塵境。謂老柄果善丹青，則必繪圖以獻，供居士臥游云云。楊公長歎曰：「吾自悼亡，滋厭塵事。俟靜嫻有托，吾必披荆從梅公游。惜君有母，未能竹杖芒鞋，為吾禪侶耳。」丹初以時機已至，勿言奚待？起視窗外，但見牆角梧桐，槎桠戴白，雪陣撲窗，有如飛絮。而側門嚴扃，無虞竊聽，乃徐徐歸座，謂主人曰：「曩聞吳氏擬婚，公意若何？」曰：「未見其人，烏可遽許。」曰：「然則年世誼之間，當不乏王謝子弟，可以入選者。」曰：「難矣。英俊者近乎驕，溫謹者流於拘，未有與吾女相匹者。」丹初即曰：「吾有一人，不知足當公意否？」楊公喜曰：「君之鑒衡不謬，必無不合，請言其人。」丹初微笑曰：「吾曩言頗牧自在禁中，蓋指宋君耳。宋君溫文爾雅，品學俱優，與女公子足稱佳偶。」語未已，楊公神色驟變，噤而勿語。察其意，似胸中有無限之蘊，格格欲吐，又輕易不能出之於口者。久之，容色少定，移座與丹初促膝曰：「品第不謬。如穎兒者，足稱快婿。特與理殊悖，期期不可。今日方命，問心滋疚，然脾膈間物，礙難掬示。俟諸異日，方知吾之苦心矣。」語意甚決。丹初莫措一辭，唯唯而已。及歸寢室，尋譯主人所語，深滋疑怪。蓋楊宋二姓，初無血統之屬，於理奚悖者。豈瑤叔為主人外室所生，畏夫人而托諸宋氏耶？然則獨子而失愛於母，的無疑義矣。雖然，此間閨者，為宋氏舊僕，深愛瑤叔，自襁褓中提抱，隨楊公南下，蓋未嘗一日或離，且宋主為名孝廉，夫人亦保定閨家，寧有此曖昧不明之事。思至此，心緒奮亂，轉輾不能成夢。而一片熱腸，頓成冰冷，則又為意料所不及者。晨起遇瑤叔，告以試驗已竟，可以休息。及察丹初之面，問何事沮喪若此。丹初強笑曰：「吾失眠耳。吾思書樓博具，在理宜告之主人，從嚴根究。否則大好園亭，將成賭窟，何以對主人矣。」瑤叔附耳曰：「不可。自先生赴申，敏哥屢邀雀戲，吾以勿習卻之，此後彼歸寢極遲。擷哥當亦預聞。試思擷哥為人，詎能閉門讀禮者，投鼠忌器，先生休矣。」丹初歎曰：「涓涓勿塞，流為江湖，特為吾計，僅能緘口。然君狀亦憊，曷往河堤散步。」瑤叔從之。二人相將出廳，聞喘聲出於假山之背。窺之，慶子也，俯首灣腰，拔一尺許之小樹。蓋山傍巨棗一枝，果實墜地而生者。慶子用力過巨，枝斷而人亦仰翻於地。其根卒不能起。二人相視大笑。猝聞翠姐呼曰：「癡孩子，萌芽時不雜。今根深矣，去之不亦晚乎。」此一語，直入丹初心坎。所謂言者無心，聞者足戒。丹初至此，深悔含茹非策。與瑤叔把臂而出，因聞翠姐言，黃氏姊妹將至。遂避於樓。丹初勿能復忍，直告瑤叔，曰：「事不借矣。且為奈何？」言已，遂述主人所語。瑤叔容色頓變，以被蒙頭而臥。久之始起，淚痕滿面，語丹初曰：「留此徒增切怛，吾將行矣。」曰：「奚往？」曰：「北上省親耳。」丹初曰：「河冰已合，詎能飛渡。主人言，游留一節，已得太夫人報可。少安勿燥，悻悻敵人疑竇矣。」瑤叔廢然長歎。自是之後，足跡不入中門。丹初以過留形跡，乘間白主人，宜延黃四小姐與女公子為伴。楊公喜曰：「吾心煩，思不及此。靜漪能來，吾女不愁岑寂矣。」